

西南人民通俗小叢書

愛國母親張玉蘭

(金錢板)

邵子南 著

西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西南0058

愛國母親張玉蘭

著者：邵子南

出版者：西南人民出版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發行者：重慶西南總分店
重慶黃家垭口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
重慶李子壩220號

紙(338)：—3,000

一九五一年十月重慶初版

諸位弟兄請稍站，

請來看看這座重慶山：

重慶地方硬是展，

兩條江水，唏哩嘩啦，悠悠蕩蕩把城盤；

揚子江，嘉陵江，來路好遠，

到這裏，匯合起，出驪門，穿山峽，直奔海邊；

鳴，鳴，鳴，輪船靠了岸，

嘿囉囉，嘿囉囉，嘿，嘿，嘿，成百成千的大木船；

川湘路，川黔路，汽車跑得不算慢，

成渝路，漢渝路，來往車輛接二又連三；

大船，小船，大車，小車，一齊都朝重慶趕，

男男女女，揹包袱，腳板都跑翻；

水路，旱路，又在裝，又在卸，又在上載，又在起坎，
來的沒有個盡，去的沒有個完。

天不黑，大街小巷就金燦燦，

天一亮，人來人往就鬧喧天。

堆棧，倉庫，在地下擺成了一條線，

煙囪在天上都開起了黑牡丹。

（白）解放以來，重慶市在各方面的建設都有重大的成

就，一天一天的繁榮起來。這不是一本書兩本書說得完的。單說一個工廠女工的故事：

這工廠就在那嘉陵江畔，

滿山的桃花顏色鮮；

短短的青草嫩閃閃，

黃商商的是那菜子田；

楊柳臨風打戰戰，

馬伯勞叫得嬾綿綿。

工廠修得真好看，

雪白的粉牆就露在那桃柳間；

白映綠，綠映紅，畫都畫不出的好畫面，

嘿，最好看的莫過于大煙囪開的黑牡丹。

黑牡丹開得多嫩蕊，

唧唧唧的，一沱一沱緊相連；

配着那藍的天，白的雲分外好看，

彎過去彎過來，活的一般；

你看牠彎來彎去身子多活煥，

一伸，一彎，氣力大無邊。

煙囪下的機器好跳盪，

快樂的歌兒牠就唱不完，

伸起手來接是幹，

越幹牠才是越喜歡。

工人們來來往往多靈便，
伸手把機器的鼻子牽；

叫機器把鋼塊變成小零件，
叫機器把棉花紡成細線線，
黃泥巴進廠都會把樣子變，
破銅爛鐵都會變得金燦燦；

工人們在這裏建設世界，
要把世界建設成美麗的花園。

離開這個工房不遠點，
就是工人的宿舍房間。

工人們把宿舍收拾得齊齊整整，

門外頭還種起，一塊一塊，繡的花一般的小菜園，這時節，有的在讀着報，有的在把書看，有的在下棋，有的在鬧着玩。

頂東頭一家挨倒岩坎坎，

楊柳樹遮了大半邊；

院壩打掃得亮閃閃，

豆腐乾一樣，修得整整齊齊的石階沿。

鐵灰色的青磚新嶄嶄，

貢黃的門邊貼了一幅紅對聯：

上聯是：努力生產，大家爭模範，

下聯是：緊密團結，人民坐江山。

門跟前站了一個男子漢，

年紀不大，過不了二十二三，

鴨舌帽戴起，頭髮有些亂，

半新不舊的解放裝，顏色還頂藍；

短統的白洋襪子有些舊一點，

膠皮底鞋子，唧巴指姆都磨穿；

皮泡眼腫，神色好暗淡，

眼淚水把衣裳都打濕了一大灘。

（白）這樣一個人站在這樣的宿舍跟前做啥呀？房子是這

樣的清潔漂亮，他是這樣的不振作，還在哭嘞！

他站在門前接是喊：

「娘呀，娘呀，你不要緊倒把門關！」

我是你的兒呀，你都沒有聽見？

你還不開門呀，我要碰死在你門跟前！」

一蘿兜，一蘿兜的好話說了千千萬，

稀里糊魯，稀里糊魯，眼淚水就流個不完。

那門兒還是沒有開一線，

好半天，才聽見裏頭把話言，

「你不是我兒，我不是你娘，我們早把話說斷，

活也好，死也好，跟我不相干！」

門外頭，這青年趕快把話談：

「娘呀，娘呀，你叫兒進去，兒才好給你把話說穿！」



『滾！你這種特務兒子，老娘不稀罕！』

「還有啥說頭嘍，我把你腸腸肚肚都看得見！」

「娘，我回心轉意了，今天早起我才出了監。」

「回不回心我才不管！」

「娘，浪子回頭金不換，這是你的親口言！」

「你都回心囉，煤炭都把黃金變！」

「娘，我不回心，他們哪個把我放回還！」

「滾！你這種特務兒子，老娘不稀罕！」

「娘，當兒的再不成器，老虎不吃兒，到頭來也要兒送

你百年歸山。」

「哼，你還說你回心轉意囉，你這個封建腦筋都還不開展，

你還想我把你的情來寬！

你少說幾句還好點，

說得多了我不耐煩！

你站都要跟我往遠處站，

惹冒了火，我報告警察，再把你這個小特務兒送進監！」

那青年，邊說邊哭，邊哭邊說，氣都要哭斷，

那母親的嘴巴，好比鐵打成的，鋼煉就的、說一是一，

說出了口就不轉彎！

那青年哭哭啼啼車身轉，

埋着個腦壳不敢見天！

撫着個臉孔不敢把人見，

碰倒了熟人他都不來交言，

偏偏倒倒好像個醉酒漢，

又好像三十三天都沒有把飯碗端。

（白）那青年走到那裏去了？去幹什麼去了？一張嘴巴說不贏，我們暫且丟開，留到以後再說。這裏我們先看看房裏頭這個不要兒子的母親是個什麼樣的人：

『基呷』一聲門兒開兩扇，

母親邁步出門前。

好一個善婆婆細眉細眼，
看年紀大約有四十挨邊，
黑黑的頭髮披在耳後面，

尖尖的額顫下巴寬，

月白衫子顏色淺，

下邊穿的是學生藍，

有志氣的人家，衣裳勤洗換，

乾乾淨淨好安然，

你看她手脚輕快，勞動婦女精神好強健，

活活潑潑賽青年，

你看她開了門，人人上前把她喊，

有的叫同志，有的叫嬌嬌，熱鬧喧天。

讀報的就把報紙捲，

下棋的推開了棋一盤；

再沒有人把笑話談，

再沒有人鬧着玩。

『張玉蘭同志，道理你說得便是展，

你說得張得三張起個嘴莫話談，』

『張嬌嬌，張得三今天樣兒變，

再不像以前那樣愛遷番！』

有的在同情她兒子回家轉：

『呃，張嬌嬌，莫來頭，你看他案情不大，案情大了那

能得生還，』

有的在勸她把氣散：

『噫，兒總是兒呵，你看他會說哩，他要送你百年歸

山！」

有的說：「你看人家管兒多能幹，

這不過是教育嘛，那有個娘兒母子都不想團圓？」

有的說：「人家的覺悟比起我們快得點，

大義滅親，爲了工人階級把害蟲拈！」

有的說：「她才是我們大家的好模範！

我們要學她這個大義滅親的張玉蘭！」

張玉蘭笑了一笑，嚕，你看她馬上淚滿臉，

用手一抹，眼淚汪汪把話言：

「那個不想兒堂堂正正有發展？」

那個不想娘兒母子得團圓，